# 詩廣傳

# 詩廣傳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十二

## 周頌

於乎子之何所覩邪而謂詔曰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故子曰知德者鮮矣今夫天之德元亨利貞也人之德仁義禮智也可知而可言者也雖然言仁未足以發人之愛也言義未足以發人之廉也言禮未足以發人之敬也言智未足以發人之辨也非言之不足以發也發之而無以函之也故曰知不言之言者可以言言謂其函之也妄者曰照之以天則抑不知天也不言以函言而

後仁義禮智無不函焉斯則如天之幬如地之載也淸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遺音也非其濟也爲八音函也淸廟之詩盛德無所揚謳王徽無所申警壹人之志乎人之氣納之於靈承而函德之量備矣故以微函顯不若以顯而函微也以理函事不若以事而函理也用俄頃之性情而古今宙合四時百物賅而存焉非擬諸天其何以俟之哉張子之言天曰淸也虛也一也大也知此乃可以與知淸廟矣

人有所以爲天文王有所以爲文雖然以天爲有所以爲天則天之體狹矣以聖人爲有所以爲聖則聖人之德私

矣萬彙之生何主輔焉百靈之動何樞機焉無已而五迹焉五殊之變不可以數紀矣又進而二一實乎二實之化不可以象操矣無所不一之謂一有二則非一也而孰爲之唱和乎而孰爲之臣妾乎無唱非和無和非唱無臣妾而不得爲君主時不得而先後焉故曰不已也勢不得而分其焉故曰純也純一不已而天奚有所以爲天聖奚有所以爲聖哉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物皆天也凡天者皆其所以爲天也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學教皆聖也凡聖者皆其所以爲聖也不知德者惰於勤而覬以飾荒於顯而息肩於微荒惰之情不自勝而後異端中之或曰

機也而有巧詐之聖或曰要也而有挾術之聖或曰頓也而有滅裂之聖或曰密也而有覆匿之聖必爲之言曰天有所以爲天聖有所以爲聖而後可支其荒惰之實聖乃不可得而學天乃絕於人之心矣

崇德報功祈福三者祭之秩也非祭之義也舉是三心致之社稷山川而弗忍況孝子之享其親乎陰陽之良能人之性也吉蠲之精意神之著也用神之著者有事於亡之性已以崇以祈以報則二之矣故曰弗忍也祀況孝子之享其親乎孝子之享其親知其親而享之焉耳天地之大德曰生合此而有他德弗忍崇也則合此而有不德弗忍

替也周公之事文王豈以舜之事瞽瞍禹之事鯀事之而已故周頌至矣文武之德豐矣而儉於言弗忍以德故而崇其先諷揚之而恐其蕩乎心然後情至而無餘志奚況祈報之私哉人子之於親無擇也無臧也無求也傳之而已矣有傳心焉有傳性焉有傳命焉閔予小子之嚮於廟傳心者也文王大明之播於廷傳性者也清廟維清之承於祀傳命者也傳之以命而心性繼矣道義者命之委緒吉凶者命之棲旨迎精合漠以反其所自生維清之所以爲儆也知文王之典庶幾其成而已矣故以知閟宮之新廟長發之稱聖敬不足以與於周公之享其先也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君子之於言祈乎足勿辭其長也幾
乎足非樂其長也故曰修辭立其誠誠者足而無虛之謂
也雖然有發不及赴者焉有含之已盈而終不得抒者焉
有廣大而無可殫及者焉有孤至而不知其餘者焉有寖
與食飲於斯而不假特舉者焉凡此者皆終古而無足之
心也奚況終古而有足之言也其仁人之享帝孝子之享
親乎以長言為足而長言窮以嗟歎為足而嗟歎窮以詠
歌為足而詠歌窮無已而言之槩括歆動之情約畧目前
之事惟恐其盜而有所失也則雖清晃已苟足矣窮矣無
以將其愛敬矣無已終不以言宣之而賫大樂之聲昭宣

其幽滞猶愈於言乎雜濤者待樂而成章者也故修辭者不可於雜清而學之也非周公見文考之情而斬於一足則是孝子事親之心繫繫乎待言而喻之不亦逆與於旅也語故烈文而可以語矣無言者事神者也有言者治人者也合神於人不遠神於幽也合人於神不斷人於明也明則有禮樂以大文昭之幽則有鬼神以大質體之質事盡而文事興至是而幽明合矣故曰會通以觀其典禮於戲前王不忘昭明德以格於家邦人神之通以奉神而治人者也非僅以事神者也於是而言前王之德可矣所謂可以道古也

惟昊天有成命可以事上帝據云成王不敢康不敢者非頌德之詞故知非祀成王之詩從序爲允於戲微矣禮莫大於天天莫親於祭祭莫敎於樂樂莫著於詩詩以興樂樂以徹幽詩者幽明之際者也視而不可見之色聽而不可聞之聲搏而不可得之象靡微蜿蜒漠而騑虛而實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捷故詩者象其心而已矣神非神物非情禮節文斯而非僅理敬介紹斯而非僅誠來者不可度以旣有成者驗之知化以妙迹也往者不可期以不致康者鬪之用智而召䫻也夫然道不可見之色如絺繡焉播不可聞之聲如鏞鼓焉執不可執之象如瓚斝焉神皆神物皆情禮皆理

敬皆誠故曰而後可以祀上帝也嗚呼能知幽明之際大樂盈而詩教顯者鮮矣況其能效者乎效之於幽明之際入幽而不惑出明而不叛幽其明而明不倚器明其幽而幽不棲鬼此詩與樂之無盡藏者也而孰能知之

天子有善讓於天子有善讓於親通此義者或曰敬忌而不能自私尊尊親親而欲奉之也其說伸而仁人孝子之道隱矣或曰凡人皆天也凡子皆親也因仍其譜酌於其中而斟之升斗弗得迷而歧之於泉原也其說伸而仁人孝子之情猶拓落也夫仁人之於天孝子之於親奚其有所奉哉又奚待推本而一之以源哉亡歟而已矣我將我

享維羊維牛充牣肥腯無瘯蠡之患而後信天之右也當從鄭箋爲允下文循此通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則徵文王之典靖四方不得以靖晏修其禮樂我雖欲饗而不能然後言文王之自嘏也徵之以事監之以不能天親之善亦既操籌而數之不亂矚日而視之不眩矣然則奚讓乎弗攘焉耳矣故仁人孝子之心如受重器捧盈水而不能辭也如沃霖雨戴午日而不能避也循之皆可執信之以固有而不俟一再思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豈嚴霜之爲凜而迅雷之爲震也哉

子曰祭則受福奚福乎福莫大於祭故迄用有成周之禎

也既右享之子孫之保也天物之豐亷貴之不作侯氏之
[削]兵戈之偃康萬民綏四海樂以其仁安以其義可以爲
福矣未底于祀事之成而弗敢福之也故曰樂不如性性
不如命天之命我者親也親之命我者心也焄蒿悽愴昭
明者往而不可復而復之一日矣有事於其所不能事莫
之致而致之適然得之心而不違君子之至於命至此也
樂莫樂於所自生性莫眞於藏之不顯至於命而樂所自
生者復其始也藏之不顯者不馨之福也故福莫福於祭
之成也舍祭之爲福以求多福更皇皇其奚求哉日月方
明而吹其爝火時雨方灌而不釋其抱甕或曰誕也愚而

已矣
天之威非其怒也雷霆者蘇萬物者也雷霆發而百昌相見故曰帝出乎震奚有甫出以與物相見昭蘇而蓬勃卽以憤恚者乎天以蘇之物自震之萬物不諒天之蘇己爲之震疊冥不可與明弱不可與植天亦將無如此物何矣恩之不懷而反見威天將無怒邪亦姑任其不怒而因以爲不測之機乎抑亦作予之警而終大賚之則恩溢於望外而益生其感乎乃聖人固不爲顛倒天下之權而奚況天哉以聖人爲有顛倒天下之權者必若蘇洵者而後成乎無忌憚之言而不憖昊天其子允王維后昭然出身以

與天下相蘇未有以權爲懲豁者也故唯知恩威之合者可與綏天矣恩之卽威顯諸仁也威之卽恩藏諸用也嗚呼至矣萬有之情不順之則不動百昌之氣不動之則不振積習因循之染不振之則不新人情懷而爲達之天道堙而爲疏之洋洋乎王者之志氣淫滿乎天下馳驅淡蕩開心竭才以用物之宏恩不肖之心情才識不足以載焉譬耳之不任乎雷霆則雷霆之聲溢乎耳而盪乎心矣繇今念之以臣代君以侯易王舉不寧之世而一旦戢戈櫜矢焉播棄之士名不出閭閈悲歌之客志不在王廷拔微發陋移心易志一旦而胥志於在位焉凡目不足以察其

赴景之形凡耳不足以審其趨聲之響凡心不足以測其方春之榮矣故一文一武天之大用也一舉一錯天之大衡也其舉而加諸天下則大仁也威莫威於大仁而義次之卽此以疏天下破其心情才識之畛而俾發其榮則震疊之威抑以仁天下而莫之或侮故曰以恩合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仁配天則不怒而威矣奚而不足以父天母地爲天下王哉

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後可以得似乎其先矣故功非其所揚也揚其功是方社之祀道非其所擬也擬其道是瞽宗之奠

也孝子之事其先惟求諸其神乎神則無所不浹矣虛無節者神所流也實有節者神所竟也於物而見之於器而見之於牆屋而見之於几筵而見之於黼黻之色而見之於歌吹考擊之聲而見之於彼乎於此乎入其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無一之不合於漠而後與其神浹也其尤者則莫甚於髣髴之心詠歎之旨也從空微而溯之溯當日之氣象而儀之功繇是以興道繇是以建斯先王之所以爲先王者乎方求之胡弗卽此以求之也故祀文王之詩以文王之神寫之而文王之聲容察矣祀武王之詩以武王之神寫之而武王之聲容察矣言之所撰歌之所承

聲之所宣無非是也文王之神肅以清如其學也廣以遠如其量也舒以密如其時也故誦淸廟我將而文王立於前矣武王之神昌以開如其時也果以成如其衷也惠以盛如其猷也故誦執競而武王立於前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鐘鼓載之喤喤焉磬管載之將將焉威儀載之簡簡反反焉醉飽載之無不𢧵焉見其在位聞其聲聞歎息之聲卽其事成其詩歌亦既見之於斯聞之於斯矣此所謂傳先王於萬年而不沒者也故曰唯孝子可以享親

從後世而言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從前古而言之匪但

此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無不幾希矣況食也者所以資生而化光者乎燧農以前我不敢知也君無適主婦無適匹父子兄弟朋友不必相信而親意者其僅顯光之祭乎昏墊以前我不敢知也鮮食艱食相雜矣九州之野有不粒不火者矣毛血之氣燥而性爲之不平軒轅之治其猶未宜乎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氣靜衣之用乃可以文烝民之聽治后稷立之也無此疆爾介皆陳常爲后稷一之也故帝貽來牟豐飽貽矣性情貽矣天下可垂裳而治性情足用也食也者氣之充也氣也者神之緒也神也者性之角也榮秀之成膏液之美芬薌

之發是淸明之所引也柔懿之所醞也鋼潔之所凝也甘不迷苦不煩燥不悍逕不淖獷無所生淫無所蕩慘無所激滯無所菀狂無所助充生人之氣而合之理生人之神而正之然後函生人之性而中之故曰莫匪爾極極者性之中也於是而人之異於禽獸者粲然有紀於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天成性也文照質也來牟率育而大文發焉后稷之所以爲文而文相天矣嗚呼天育之聖粒之凡民樂利之不粒不火之禽心其免矣夫天運替人紀亂射生飲血之習且有開之先者吾不忍知其終也

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謂知其損益也然則立
仲尼於巖項之餘通周之變必有損周之道者矣所損者
聖人知之但云可知不卽與子張言之世儒察識不逮顓
孫習詩書之美而美之心無適美又惡足以測其斟酌乎
聖人亦非闊之也而終闊之何邪損者非緣前王之溢量
巳甚而待芟也益者非緣前王之闕失有郤而待補也凡
前王順天之德極人之情行之而王業成須聲作天下利
賴之無窮矣乃聖人通變以心知其美又知其損益乍言
之而如違生人之願是以大猷未飭以前不可亟以言言
也雖然聖人嘗言之矣學聖人者嘗言之矣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聖人之言也許行爲竝耕之言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不用於耕學聖人者之言也君子之道窮之所守者達之所施甚賤其流者不與其源故孔子不學稼而孟子以耕爲小人之事三代以下粒食具而可憂者不在此君子之志見矣周頌存者三十一篇而農家之言四餘仲尼孟子小樊遲斥許行之旨而通之損周禮者其在斯乎嗚呼言有疑於逸諺道有疑於鄙落事有疑於荒亡聖人不能急喻之人而千歲以後皆先王之大美抑人情之大願斷然而無怍其亦孰能得之哉雖然夙萬乘之駕集三有事之俊傑進隴首以謀其升斗歌咏長言以歆

淡之將無元后之爲生民計有大於此者之姑置也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食可去矣且夫興之而不興速之而不速威之而不威勸之而不勸者民之廉恥與其行誼也若夫不待興而生心不待速而趨時不待威而恐後不待勸而爭先民之於農事也則固然矣抑從而鄭重之嗟嗟噫嘻以淫泆之乎六國彊秦惟不損周而且益之也鞅之耕戰悝之盡力汲汲然以爲君國子民之術無以逾此上下交獘以謀食而民之害氣以昌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桑柔之亂極矣而其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從鄭箋則是臣工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也然而道已傷矣後

聖之所必損奚疑哉無已其楚茨乎意在祀不在食也無已其思文乎道在陳常不在青也雖然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管仲之言也而仲尼固曰管仲之器小也

振鷺爲客勸也有客爲客歆也晉客而爲之主適敬在客勸而歆之禮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適敬在祖客非適敬也有客戾止永觀厥成然且唯客之歆何也古之王者以客爲榮無適而不榮之也斂四海之和勁之以聲容際虛入漠流盪充盈大昭其豫以綏昭明悽愴之陟降匪他是榮而榮客之覲故曰無適而不榮也斯道也匪直周道也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崇賓如祖綏祖如賓繇虞訖

周一致矣夫虞周則非一致也虞賓讓之裔也周賓勝國之孽也其讓不忘其勝不慙嫌疑悉捐而胥於一帝王之通理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形相距而猶親也時相閒而猶親也從其類而已矣俱爲帝皇之裔同受皇天之祚德相遞如手授焉功相及如武接焉精合於靈氣應於幾距之而訢閒之而將通揖讓征誅之變而視猶一致人之所從神之所欽大禮之所洽大樂之所綴一而已矣彼夫必疑必閒而恩禮不及者嘉禾不與燕麥同隴仁禽不與妖鳥同巢辨其異愼其同大統以正大義以明從其類而不可亂久矣綠斯言之劉宋章爚相大有爲

之君革命創制無能覲通行典求趙氏之後而賓之區區於貿的喇之侯封不已傎與嗣是有與以道事君者茲焉永鑒哉

有來雝雝則至止肅肅矣有來雝雝而後至止肅肅也故敬者人之情也緩之而隱迫之而浮待其生而盈和者所以待之也待之而後生生而徐盈藏於愛之宅愛縈其外而不易出是以迫之而浮夫天下之不浮其敬者鮮矣浮以爲敬是中無敬也以其中之無敬億中之固無敬也於是有敬自外生之嫌而義外之說立矣雝雝者何與乎肅肅者能勿生乎君子謀其和不謀其敬知敬之固有而不

待謀也靜居之敬以和其心非以謀敬以謀和也執事之敬以敬其氣卽以謀敬唯謀和也莫敬於氣而天下之須敬者次之斂而不束舒而不忘微之而使冒居之而使行然後有其雝雝而肅肅者徐以盈矣善敬者反之於情致之於氣油然以生而不息故曰君子大居敬言乎其居之也

榮吾生榮其所自生也引吾年引吾心也所自生者不榮而榮其生辱莫大焉心之不引而年引焉凡生之日皆死之夜也引其旣死之生而永之是名樂生而實樂死也所自生不榮而但生之榮是凡榮而皆辱也以死爲生以辱

爲榮哀哉且以之自願而或爲人願之鰌鰼甘濁水以相呴夫誰爲詔之乎殺我眉壽奚殺邪介以繁祉奚介邪引其孝思則父母憑之以存右我考妣而所榮不昧也然後非死而實生非辱而實榮矣故曰爲人子者樂爲人兄以事親之日長也事親之日徂耳目口體之向生而儲爲鬼以待死無已而致之於祭乎吾猶人也悲夫犧牲不成粢盛不備衣食不章浮游以食於萬物舉無可安而未卽於死如之何其勿悲

惰子忌兄弟之孝賄臣忌朋友之忠無德以存忌鄰邦之盛無道而興忌故國之虞非能忌也猶夫瞽者之相搏不

可釋也故曰心存者不患道大者不憂變患忘而疑忌消矣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視騂猶白白猶騂也視白如騂白其馬焉可矣怪者以其弗可也見其可而奚怪也有萋有苴〔萋苴盛貌〕追琢其旅在彼者猶在此也其旅猶吾旅也其萋其苴則吾萋苴也福足以懷之威足以攝之信吾旅矣天下未有自有旅而自疑者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信之幽獨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信之天下矣道一而文質一統一而王國侯邦一治一而孫子功臣與勝國之元一也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不驚假三恪以淫威能弗忌焉爾稷鉏棘矜而攘大寶□□□迹而陟天位者無望之矣

人之至燕也弗待其已至而後信其至也至之以其未至燕者也弗知有其未至則戶北燕也知有其未至則代之東齊之西衛之北朔之南燕國存於心目他日之至者至此爾故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有其所未知既知有矣信有其所未信既知信矣所謂今日適越而昨至也信未聞之中有聲則其聰密信未見之中有色則其明浚信未合之中有理則其學精將于就之繼猶佯兔我乃以知其將而就者之果于就也而佯兔者既皎然於心目矣宋襄之於義趙括之於兵王通之於經世荀楊韓之於性怙之以死而徒爲天下蠹心腎肺肝之藏無未至之境焉耳

子曰小人懷土天下莫非土也天子以天下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卿大夫以采邑祿入爲土士庶人以田澤倉庾笥篋爲土然則天子之有天下一田澤倉庾笥篋之積也岌岌乎憂其不固不亦細乎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道之憂而士之恤何也曰此非天子之自言也故言所當者誼也誼所宜者人也移以其人而徙以其誼言乃以脗合於道而變不失常又奚病哉天子曰以天下故而我乃爲君則天下重於君也而仁建矣卿大夫曰以我天下故而建彼以爲君也信天下重於君也而義贖矣堯釋天下而授之舜舜釋天下而授之禹天命雖諶而諶其匪諶以釋位

而遷之非徒堯舜之有是心也抑湯武之有是心也奚以知其然邪湯武而無是心則醢信菹越之禍發於伊呂矣卽不然而盃酒釋兵之謀進而賜履專征之命不行矣湯武之有是心則成康之不可無是心成康之亦有是心故莫大諸侯建於東國而必不爲鼂錯之謀制之早也命之不易天之顯道也嗣天下者盡道而無憂事天之理得而他豈恤哉雖然爲之臣者則不可不弃相告也何也革姓易服者爲人臣者之鞠凶也其爲人臣者之鞠凶非但弗忍其君之謂也均是人也而戴之爲君貞士之倔強然且有帶索捨棃而不忍於從者矣酌於義而不得弗戴戴之

以終身而貞士猶爲之殺恥曰吾之所爲義屈者此一人而已矣若夫其嘗爭爭者也不幸其嘗仇讎者也不幸其嘗遠之擯之者也一旦力屈勢易含所戴而匍伏稽顙北面而戰慄嗫其濡而嘗見於顏有人之心者尚能忍死於須臾乎故曰革命易服人臣之鞠凶也鞠凶縣於須臾而不保其旦晚逆揣而無以信其必免過爲人之慮而不知裁乃進戒於君曰命不易哉爲人臣者剝膚之痛弗能不以其誠告於君父者也若夫有道之君盡其道而無憂則聞其言而弗驚凡命皆天而得失之故輕於鴻毛矣其驚雖然君之弗驚而未嘗不爲其臣恤也臣弗獲已而以義戴

己已不能保而俾之移所戴以挫天下之廉恥固人君之所不安故不忌臣之戒而綏之君之仁也

實充也函量也充其量斯活矣故曰實函斯活君子有取於此以似仁焉函之中仁也仁則活之理賅而存焉仁則活之體賅而存焉仁則活之用賅而存焉然而必於實矣函之所至無不至焉與函相得無不浹焉函之所透不容已而透矣然後活矣先此之理待此而敘先此之體待此而固先此之用待此而興蘊之乃以絪緼之流之乃以條理之渾之乃以發揮之堅而樸神塞而形閟者逮乎此而靈善以津淫矣大哉實之以效仁之功乎函之可實也歟

之固有也貫之者不怙其固有也而不觀於百穀乎穡者
藏於函而胡以不實也今茲猶是處於函中而胡以實邪
春氣蘇之甘泉漬之暄風鼓之和日蒸之與水相得與氣
相迎而後實於其函夫君子之於仁亦繇是而已矣昔者
函於心可以實而未實也今茲猶是函於心而胡以實也
學以聚之思以通之智以達之禮以榮之集義以昌其氣
居敬以保其神備物以通其理天下皆仁而吾心皆天下
矣夫然後實於其函而活弗待於崇朝也實者誠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擇而守學焉而不曠盡其實有而不歉者誠
之者也然則天其可怙乎哉天能使函而不能使實也乃

其必亶之者何也曰此貞之起元也不貞則不幹不亶則無以爲我體我體不立則穀之仁猶空之仁我之仁猶空之仁蕩然不成乎我而亦無以成乎仁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色者我之亶也而或曰聖人無我不亦疑於鬼而齊於木石禽蟲之化哉故知神者亶者也聖人有我者也有我以亶而後可實欲其理乎小體其大體乎人心其道心乎活其栝而天下之活歸焉知此者乃可與言復禮

加於天下者皆我之志氣也取天下則內物而失己攻天下則外己而喪己於天下是故尊生之說匪一歸於嗇而已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誠斤斤以其生爲尊則舍嗇

奚以雖然絕人喪我憚譏而不爲與椿同年與龜同息亦奚以此艸木禽獸之生爲保哉彼之言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保之益以患之是以身相盭戾也天與我以豐而逆用以嗇天與我以豐而濫用其豐兩者相若猶千金之子或以侈敗或以吝敗交相笑而歸於敗也同故君子之治人以事天酌之而已矣則亦序之而已矣尤有道焉辨之而已矣酌者何天下所堪己所弗堪浮用以邀天下勿爲也己所堪天下所弗堪浮用以折天下勿爲也弗以己酌天下而以天下酌己疾言遽色不敢用也序者何意語氣相得而成聲者也志氣度相函而成象者也語固不盡意

矣氣亦不逮語矣志約而氣盈矣氣欲張而度欲弛矣勿
極語以盡意勿奔氣以追語勿趨氣而楞其志勿取安於
度而惰歸其氣卽欲盡意無齊均氣以成其條理卽欲尙
志無齊飭度以舒其文章疾言遽色不知其亡也辨者何
宜用天下宜爲天下用善者也盡其言盛其容何有嫌焉
不宜爲天下用不宜用天下不善者也言之務一聲一欵
務矣容之法一指一肟法矣故言之善危音亢詞曲盡賡
引而神不隨之流也其流者必其不善者也容之善高拱
垂旒盛威滿態而氣不乘之蕩也其蕩者必其不善者也
是故以言止言不如以理止言也以容修容不如以道修

容也直其氣理其魂正其魂緒其神擇其精奚以早服奚以緣督奚以閉其兌奚以致其虛辨者弗齒而齒者不能辨也故曰不哭不敖哭者其言以蕩生者也闋之而或哭懿其言未有或哭者也敖者其容以耗生者也損之而或敖恭其容未有或敖者也紀焉緒焉類焉度焉清焉溫焉氣惡乎蹶神惡乎驅太陽之珠惡乎去人重陽之侮惡乎損心不哭不敖胡考之休尊生之道盡矣故卽欲尊其生者亦無如君子之得也

周克殷而年豐秦有天下而年豐湯興而七年旱周宗將滅而飢饉交斬於四國君子之知天知此者也周克殷而

年豐佑有道也秦有天下而年豐存餘民也湯興而七年旱警聖修也周宗將滅而飢饉交斬於四國窮凶德也故無所不可爲道者理也無所不可爲理者天也嗚呼維天至矣以人之知求天之知以人之慮代天而慮求之於聖不該乎愚不肖矣以愚不肖求之不逮乎聖矣上固不及聖下不安於愚不肖介然有其知慮以意天之必然是量蟬首而求冠則也介然有其知慮以疑天下之不然是緣蟣蠓之有翼而謂龍之不可飛也用此以治麻則損天以就數用此以言性則誣天以伸習夫亦惡知天廣大無往而非理哉梟脛之短鶴頸之長鮎鰌之涎鱣鮪之介竹篠

之虛松檜之實不規之圓不矩之方不量之度不籌之數舉天下之巧無以致其精舉天下之大無以測其宏舉天下之密無以察其識故曰維天至矣不可以情情不可以識識者也綏萬邦屢豐年亦一理而已矣非天之必可邀也

有坐而言曰父舂粗而秋銍我應食之母晝績而宵維我應衣之非至愚騃者誰思語此而抑誰聽之哉賓之詩奚以頌之而無慙邪曰天下者非天之以報功者也是故大德不報大位非報斯二者與天同體天抑不得以之而報人也以舜之孝報以天子則曾閔應有國矣以田千秋之

言報以宰相則賈董宜爲天子矣是故大德不待報大位者非以報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受之云者任之也勤其勤敷其敷定其定遺大投艱於武王之躬受之云者無容辭焉爾天下不可爲李耳何知之況君子乎撫則后虐則讎后則親以九州讎則覆以九族匹夫之纖惡天子之重負許繇所爲避其難成湯所爲不釋其慄也衛懿公之好鶴均於林逋而逋奚以不裂其肝粱武帝之佞佛均於裴休楊億而休與億奚以不死於餓宋徽宗之嗜書畫均於米芾文同而芾與同奚以不斃於俘武王雖聖何必履岌岌以爲榮哉文王勤而不敢不受以勤文王敷繹而不

敢不受以數繹文王求定而不敢不受以定武王之於此

惴惴爾惴惴爾而又奚其憊

魯頌

有求盡於意而辭不溢有求盡於辭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從其類意必盡而儉於辭用之於書辭必盡而儉於意用之於詩其定體也兩者相貿各失其度匪但其辭之不令也爲之告戒而有餘意是貽人以疑也特眩其辭而恩威之用抑鬱爲之詠歌而多其意是熒聽也窮於辭而興起之意微矣故詩者與書異體而不相入者也故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然則言固有所不足矣言不足則嗟歎永歌手舞足蹈以引人於輕微幽沒之中終不於言而祈足邪故書莫勝於文文者兼色者也詩莫善於章章者一色者也方欲使之嗟歎之抑欲使人永歌之終欲使人舞蹈之而更爲之括初終攝彼此喤耳煩心口促氣登涕笑讙呶而罔所理又奚以施諸手足而愉於行綴乎故備衆事於一篇述百年於一幅削風旨以極其繁稱淫泆未終而他端躡進四者有一焉非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俗其不以是爲詩必矣雅頌之於詩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音也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先公之教未

亡風雅之遺猶有存者其唯騶乎數馬以彰國君之富猶其類也長言而不厭猶其韻也終篇而不及他猶其章也建安之所不能竊正始之所不能剽長慶之所不能攘朱紘疏越之風愁喑此焉雖列之頌可矣

心各有鄉而不相越道各有宗而不相謀風各有沿而不相雜亂之者其淫人乎甚矣魯僖公之淫於齊也濟以不忘舒以成柔以則者周公之道也昌而緩清明而和微至而斂者周公之詩也有騶之聲胡爲乎奏於周公之庭乎一往而極儇而蕩乘淩而不必眉之之安以之管則急以之紘則繁以之金則奰以之革則厖以之盤旋於舞蹈則

輕翽而鷙擊非雜霸之雄心其誰與爲之乎曾僖之於齊桓也鑑其卑耳召陵之震疊目熒而心醉之北面其廷徼師以望其塵萃夫人於陽穀以從其宴樂色授魂與而氣弃之久矣匪直僖也桓迷於羸莊惑於社僖靡之宣怙之泰山不能爲之限汶水不能爲之塹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謂襄昭以後狂餇之君子逐風而逮上也非謂莊僖之閒也君子興於下周公之教復於上垂及劉項之際而絃誦不淫故仲尼之澤永於周公

揚雄曰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如欲睎之孰禦焉雄不知道不信其不可睎故以影取聖

人而迷以終世聖人之大可張而冒之乎聖人之深可淺而至之乎聖人之於天可以氣相迎隨乎聖人之於人可以情相比合乎周公之類天則淸明也人則肅雝也大則躬與乎武王之功也深則親授乎文王之學也如手攜之如口咀之質而已矣故曰文者昭質者也是以約言之而廣忌言之而昌見其所不見而色艴然聞其所不聞而聲嘷然遠引而近綜之其緒縈然嗚呼奚斯爾何知嚴光曰賣菜乎求益也多采葑菲之下體而以擬蘋藻乎溯其事如史而不足以史也爲其容如圖而不足以圖也陳其物如籍而不足以籍也祝其福如巫而不足以巫也侈其功

如禮至之銘孔悝之鼎而不足以揜其惡也淮鹹之左次因人爲功而不慙也燮毋豔妻淫於祀荒於會而不懲也質之不足與昭何怪乎如扣木築土之喧耳而無與興哉故哭之無涕者哀之非哀也笑之無歡者樂之非樂也歌之無感者弗足與於長言嗟歎而割拾以屬詞也周公而下無已其唐山之房中乎賢於奚斯之頌遠矣嗚呼聖人而可以似似似也天亦可以登登也日不睎天而光充於天水不睎地而流浹於地心有警物有應氣有牖聲有緒莫之遂而清莫之導而長莫之放而宏莫之鬱而入莫之凝而聚莫之敘而均莫之敷而榮莫之抑揚斂縱而叶文者

道之顯事也而載藏以出不可揜焉矣況聖人之洗心而藏密者無迹而奚其髣髴哉

商頌

采備五色和備五味樂備五音臭備五氣孝子之以享其先者無不備也雖然有異道矣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死而求之生亡而求之存奚但其不知哉求之者非其類意不至神不祩如弗求也殆於不仁矣故祭之備物也有人道焉有神道焉采不五色和五味以人享之也弗忍致之死也樂五音臭五氣以神求之也弗忍求之而弗得也周尚文求之

於臭弗求之味殷尚質求之於聲弗求之色聲臭者神之所主也雖有絢釆弗視弗知其色雖有潔薦弗食弗知其味待食待視而親者人之用也幽細之音不聽而聞繚繞之氣不齅而覺聲響之達隔垣不礙苾芬之入經宿而留不見其至莫之能拒斯非人用之見功非人用之能效也神之用也且夫鬼神而既不能視矣既不能食矣籩豆俎鉶形淡鯆澈如其生之可歆者而致之人子之心耳求其實固判然未有與也唯夫聲之不待聽矣鬼神雖弗能聽而聲自通也臭之不待齅矣鬼神雖弗能齅而臭自徹也合於漠而漠爲之介紹夫然後求之也親而神不遐與抑

周之尙臭也又不如殷之尙聲也聲與臭者入空者也聲入空空亦入聲兩相函而不相舍無有見其畛也臭雖入空者也而旣有質矣居然與空有畛域也吹之而徙是抑有來去也來去者不數數矣無定卽矣畛域者猶自以其材質立於空之中而與空二不徧察矣則惟臭入空而空不入臭也昭明焄蒿悽愴之氣固與空爲宅而質空者也空之所入固將假之空之所弗入亦弗知之所以求者至乎神而神不至乎其所以求故蕭艾脂膋之氤氳誠不如鞉鼓磬筦之昭徹也際之於上涵之於下播之於四旁搖蕩虛明而生其歆浹殷道至矣故曰衎我烈祖誠衎之也

綏我思成誠綏之也孝子慈孫豈忍於其先之不來而虛題以歆假哉

樂爲神之所依人之所成何以明其然也交於天地之閒者事而已矣動乎天地之閒者言而已矣事者容之所出也言者音之所成也未有其事先有其容有不必爲事而事無非容之出也未之能言先有其音音有不必爲言而言無非音之成也天之與人與其與萬物者容而已矣音而已矣卉木相靡以有容相切以有音況鳥獸乎蟲之蝡有度𣪊之鳴有音況人乎是以知言事人也音容天也不可以事別不可以言紀繫有其音容而言與事不能相

遠則天下之至廣至大者矣動而應其心喜怒作止之幾
形矣發而因其天鬱暢舒徐之節見矣而抑不域之以方
所則天下之至淸至明者矣乘乎氣而不逐萬物之變生
乎自然而不襲古今擬議之名則天下之至親至密者矣
盡乎一身官骸之用而未加乎天下則天下之至簡至易
者矣該乎萬事事不足以傳其神通乎羣言言不足以追
其嚮則天下之至靈至神者矣故音容者人物之元也鬼
神之紹也幽而合於鬼神明而感於性情莫此爲合也今
夫言胡之與粵有不知者矣音則無不知也今夫事聖之
與愚有不信者矣容則無不信也故道盡於有言德不充

功盡於有事道不備充而備之至於無言之音無事之容而德乃大成故曰成於樂變動於未言之先平其喜怒調和於無事之始治其威儀音順而言順言順者音順之緒餘也容成而事成事成者容成之功效也乃以感天下於政令之所不及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夫鬼神事之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髣髴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歎而與神通理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大哉聖人之道治之於視聽之中而得之於形聲之外以此而已矣雖然更有進焉容者猶有迹也音者尤無方也容所不逮音能逮之故音以節容容不能

節音天治人非人治天也天治者神以依也雖然尤有進焉八音備大聲震盪滌於兩間而磬特訕然至於磬而聲愈希矣音之假於物革絲假於蟲獸竹匏木假於艸木金錸而土陶假於人爲石者無所假也尤其用天也故曰依我磬聲音之尤自然者也嗚呼此可以知聖人事天治人之道矣

約軝錯衡八鸞瑲瑲助祭之飾也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主祭之飾也彈敬於神勿自貶約而盛致其飾於義何居嗚呼斯君子之交於神明所繇異於非君子者與是故大裘袞冕玉輅六馬以養其容日享太牢其其玉食以

養其體喪不弔疾不問刑獄不省以養其神凡君子之交於神明者身焉耳身以答神蔑敢不敬也身以綏神蔑敢不養也享帝者享其對越之帝也享親者享其思成之親也體怳惚幽微於其魂魄非其盛不足以凝之矣故不敢不敬也敬矣故不敢不養也天地之生莫貴於人矣人之生也莫貴於神矣神者何也天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氣兩間之美也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天致美於百物而爲精致美於人而爲神一而已矣求之者以其類發之者以其物是故精生神而神盛焉神盛於躬而神明通焉神明通而鬼神交焉匪養弗盛也匪盛

弗交也君子所以多取百物之精以充其氣發其盛而不懟也彼非君子者見神於虛而失諸己邀神於心而失諸身疏食壞衣同居喪之禮以交於神約其身以嚴寒獨死之氣而冀神之哀神莫之哀而人哀之矣賤形離鬼淫哀餒氣孰歆之哉無已則燐之光兵死之厲夜嘷之狐或與爲類而歆之矣乎嗚呼釋氏之以交於神明者此物此志也

太上敬天其次敬身其次敬人其次敬事敬天至矣至者非獨至也歷至而兼至者也是故敬其事有不及於人者矣敬其人有不及於身者矣敬其身有不及於天者矣事

之所不涉有相涉之人焉人之所不對有相對之身焉身之所不顯有相顯之天焉天也者括身與人事而受命者也徹身與人事之未有而凝命者也故敬天而冒天下之道亡之有遺焉矣於事而敬敬天職也於人而敬敬天民也於身而敬敬天性也歷之而升已歷者胥其旣敬者矣兼之而順所兼者皆其敬焉者矣故高者不遺卑也大者不遺小也至於虛不遺實也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此之謂也躋云者歷也遲遲者歷之無遺也故君子不舍事而親人不忘人而珍身不外身而觀天跬之步之泰華陟之綱之縕之層累升之銖之纍之萬有周之故曰高

以下爲其濶以纖爲積君以民爲依理以事爲麗君子之言天如是其有據也君子之事如是其有漸也漸以不遺有據以登而不隕斯上帝可得而祇矣若夫君子所尤惡者言天而道隱言迹而學隱者也類光之祭道隱矣憑陵之登學隱矣身以爲患物以爲芻狗事以爲前識之華欲以其孤騖之情測空明而至於反景之鄉覬天下而無足以當其意御風而行泠泠然失風而墜苶苶然喪身絕人而近於鬼之事矣故言迹者勿憚其遲遲焉幾乎道也不遠矣

詩有頌樂有桑林祀有郊禘故當時稱之曰諸侯宋魯於

是觀禮而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何也祭鼠於遠以爲燕也傳之則以爲蝠也祭魚於淵以爲鱗也傳之則以爲蛙也精意失而餘其迹猶無餘矣湯放桀於南巢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傳及於長發而韋顧昆吾與桀連類而舉矣卒其淩蔑不恤之旨湯殆以力爭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頌契曰桓撥頌相土曰烈烈頌湯曰莫我敢曷頌後王曰勿予禍適頌武丁曰撻彼殷武殆將舉六百祀之天下於桀日矣嗚呼此不問而知其非商之舊也詞夸而不懋肯促而不舒湯人以雄而無以養斯宋之以徵殷而喪殷之徵者也宋於是乎以世殺其宗臣宋

於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戰宋於是乎以不度而爭楚於孟泓宋於是乎以射天笞地剝滕吞薛戰齊楚魏而速其亡名之所傳而言隨之言之所流而志隨之志之所競而事隨之志成乎事而氣應之石爲之隕鷁爲之退飛雀爲之生鸇鸇張束溼之習上下交奬天物交變而殷先王之澤無有餘矣夏之亡也無待遷之頑民周之亡也無采薇之義士殷獨多有之則殷之以寬大優柔固結天下者可知已精意不傳而相傳以競宋之承殷愈於杞之淪夷者能幾哉長發殷武宋之頌也那玄鳥烈祖之僅存不救其秦矣

詩廣傳卷五終